

乌兰

让蒙医药这颗医学明珠永远璀璨

本报记者 屈 茜

25年前,蒙医医术还未进入医院的殿堂,如今却已经发展为拥有190张床位的规模;起初蒙医五疗法仅靠不足4人在实践,目前却已遍及内蒙古自治区122所蒙医中医医院及其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正规医院从事该专业的人员已达到800余人。这些变化都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蒙医药(赞巴拉道尔吉温针、火针疗法)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乌兰的努力。

蒙医药学是蒙古民族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世界和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其源远流长的历史、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得天独厚的药物资源、自成一体的用药方法、科学合理的炮制工艺、堪称瑰宝的天然药物特性,特别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方面有着尤为显著的疗效,而且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相对低廉,千百年来为各族群众的繁衍生息和身体健康,以及在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6年,乌兰毕业于内蒙古医

学院蒙医专业,但那时蒙医医术只是掌握在大学老师及一些老大夫手中,还没有正式进入医疗机构。作为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乌兰只是很好地学习了蒙医医术的理论,但操作甚少。1988年1月,乌兰所在的内蒙古中蒙医医院首创蒙医五疗科,并在国内外挖掘、寻找散落在民间的医务人员和学院教师所掌握的蒙医传统医术。乌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她从一个床位、一个诊室开始施展蒙医五疗法。

“起初我还没有认识到蒙医五疗术的惊人效果,第一次治疗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只治疗了5次他便从轮椅上下来,骑自行车来治疗了,那时一次治疗只需要花费4元钱,而且几乎没有副作用。”乌兰说,她当时更多是对那根小小的银针加上火灸所产生的力量感到困惑。虽然经常超负荷工作,但看到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乌兰心里很是高兴,她决心要把蒙医药很好地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现在,由乌兰创建的蒙医五疗科,已先后成为国家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十二五”重点专科、内蒙古自治区领先学科。如今,乌兰担起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蒙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从事蒙中医药管理工作。不能在一线实践蒙医药学,有人为此感到惋惜。她说:“过去是我一人为患者诊治,现在我在蒙中医药管理工作岗位,通过组织举办各类培训和传承工作,使得这项技术得到广泛推广,让上百名甚至上千名蒙医药人员加入到了这项惠民事业中,我同样十分自豪。”



张民辉

创新牙雕工艺

本报记者 刘 茜

“他运用象牙雕刻技艺与多种材料载体相结合作创新设计,他善将现代美学、西洋雕塑与民族传统工艺理念融会贯通。”象牙雕刻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薪传奖”获得者张民辉以一把出神入化的刻刀,创造了牙雕和骨雕艺术新形象,赢得了业界高度赞誉。

1972年高中毕业后,张民辉进入广东省广州市大新象牙工艺厂,师从牙雕前辈李定荣,后又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他将西方雕塑点线面构图之美运用到了牙雕传统工艺之中,作品总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张民辉的大型牙雕作品《富贵吉祥》,突出显示了他对牙雕技艺创新的追求。除了雕刻传统的福、禄、寿三个人物,增添了如意、仙鹤,还有“岁寒三友”松、竹、梅,梅花上刻了一只喜鹊,寓意喜上眉梢,大丛的牡丹花象征着富贵吉祥。作品将树木、花卉、动物结合在一起,不但丰富了传统牙雕的表现样式,也增强了作品的观赏性。

张民辉在牛骨、河马牙、猛玛牙上运用象牙技艺语言,拓宽了牙雕技艺的表现载体。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联合国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象牙国际贸易,使得传统的牙雕工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为了摆脱对象牙的依赖,延续牙雕工艺,张民辉走上了艰苦卓绝的研究和探索道路。1991年,他和4个徒弟创办了花城博雅工艺厂传承牙雕技艺,工厂以骨雕生产为主,也生产牙雕精品。张民辉说:“骨的材料,象牙的雕刻,用普通的骨头来塑造牙雕的艺术效果,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欣赏的欲望,这是我一直追求的效果。”张民辉带领徒弟攻克了一个个难题,使骨雕产品在造型、雕工和外观上都与象牙雕刻产品相一致,解决了非洲象牙来源稀缺、影响创作和生产的问题。

眼下一个利好条件是,牙雕已经进入恢复期。2008年7月15日,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中国在严格条件约束下从津巴布韦等非洲四国进口象牙。张民辉开办的工艺厂2011年获得国家林业局批文,准许使用经注册的非洲象牙原料加工象牙工艺制品。

张民辉最关心牙雕的传承。他的工艺厂20年来已经培养了4个高级技师、16个中级技师。他忧心两个问题:一是年轻人的浮躁心态。牙雕是一种特种工艺,往往一雕就是4个小时,起来喘口气,接下来再雕4个小时。这就需要年轻人能吃苦,静下心来、沉住气来学习。二是成长的周期长。一个好的牙雕技师要三年出师,十年二十年方能成长为好的雕刻人才。这就比不得其他工种收益来得快,因此牙雕的从业者易流失。

展望牙雕未来的发展,张民辉说:“只有牙雕从业人员的地位提升,作品保值,才能使这个行业更加吸引人。这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资金、政策、税收等方面。”



刘代娥

土家织锦是我从小爱好

本报实习记者 李 颖

“织锦是我从小爱好,干这一行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就是要做好。不过能代表我们大山里的土家织锦获奖还是很高兴的。”在谈到获得“薪传奖”的感受时,土家族织锦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代娥这样说。

土家织锦民间称为“打花”,传统织锦多作铺盖用,主要原料是丝线、棉线和毛绒线等天然材料。11岁时,刘代娥就跟着奶奶学习织锦,如今已有40多年。1986年,她和姐妹在家乡——湖南省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村办起了织锦厂,屋里屋外几十张织机,周边寨子来领料加工的近300人。1995年,由于材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织锦厂垮了下来。后来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开始重拾传统,尽量少用化学纤维材料,注重用丝、棉等天然原料来编织传统图案,这一改变让土家织锦渐渐走出了困境。由此,刘代娥认识到了传统工艺的优势,特别是传统图案更受市场欢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搜集民间传统图案的刘代娥,通过此事后,更加紧了搜集传统图案的工作。她经常要走20里的山路,到很远的寨子、大山里挨家挨户去寻访,花钱将旧的、要丢弃的织锦买下来。“早些时候,有的地方没有桥,碰到发洪水,我一个多月都要在外面呆着设法回家。”刘代娥说,“很多传统图案的样式虽然没有刻意记,却很清楚地印在脑子里,对织锦以外的事却很容易忘记。”20多年来,刘代娥搜集到210多种传统图案。她将宝贵的纹样从破烂的织锦上“复制”下来,让它们重生。

如今,土家织锦面临的尴尬是,愿意做传统精细斜纹织锦的人越来越少。刘代娥说,土家织锦传统上

曾静萍

梨园戏越来越吸引年轻观众

本报记者 王立元

身为两次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上海戏剧“白玉兰奖”的获得者,曾静萍几乎把戏曲领域的大奖拿了个遍,但能获得“薪传奖”却出乎她的意料。“领奖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都是我非常崇拜的老艺术家,像梅葆玖、杜近芳、李世济,能跟他们在一起领奖,说明国家对梨园戏十分重视。”曾静萍说。

滥觞于宋元、鼎盛于明清的梨园戏发祥于历史文化名城福建泉州,它较完整地保存了古典戏曲尤其是宋元南戏的诸多文学、演出形态,其剧本文学、音乐唱腔、表演科范,在中国戏曲艺术长廊中堪称独具一格。这个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剧种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其精致典雅的韵味,折服了一代又一代戏迷。

1977年,曾静萍考入福建省艺术学校梨园班,至今在梨园戏的艺术道路上已走了30多年,“可以说,有点苦行僧的感觉。”为了是一部《董生与李氏》,曾静萍打磨了十几年,可见其对梨园戏的喜爱和执着。“我们的表演之所以能引起关注,得益于梨园戏丰富内



敛的传统积淀,得益于严谨、细腻、典雅的梨园戏传统程式。对于表演者来说,我们需要用智慧去探究程式的内涵,发现精华之所在。”曾静萍说。

位于泉州的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是梨园戏这一古老剧种现今仅存的载体,是“天下第一团”。为了让这一剧种永葆生命力,剧团更多地担负着梨园戏的传承任务。1999年,曾静萍担任剧团团长后,她抢救排演了10余台梨园戏优秀传统剧目及新编剧目,并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跟泉州艺校合作开办梨园班,由剧团派专业老师授课,培养梨园新秀。“现在有学生38人,他们即将毕业,虽然找生源还是比较吃力,但只要接触过梨园戏,他们就会爱上这个剧种。”曾静萍说。今年,中国戏曲学院多剧种本科班将与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共同培养12名梨园戏学生,“这12名学生的老师都是我们团配备的。对于学生培养,我们始终全力以赴。”曾静萍说。

“不要以为看梨园戏的都是些老人,其实我的很多粉丝都是年轻观众。”曾静萍说,“10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到大学巡演。实践证明,梨园戏的优雅文辞可以突破方言的限制,能在各大高校中觅得知音。梨园戏对他们今天的影响,可以换来明天他们对梨园戏的关注与支持。”曾静萍说。特别让曾静萍感动的是,今年的元宵节、“五一”演出季,远道赶来了一个年轻的粉丝团,这40多个年轻人从北京、上海、南京、苏州自发组织而来,他们演到福州,粉丝团就限定到福州。“他们和我们相约,明年一定会再来,我们看到梨园戏越来越受年轻人喜欢,感到欣慰。”曾静萍说。

周双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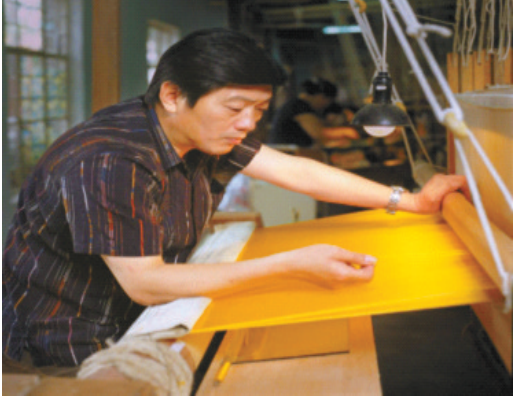
为了这门锦上添花的好手艺

本报记者 李珊珊

从18岁进入江苏南京云锦研究所工作,周双喜已经数不清自己织了多少云锦、教过多少徒弟。如今,已近60岁的他是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并被授予“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历史上,南京曾是中国丝织中心。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而南京云锦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是中国古代三大名锦之一。品种主要有织金、库锦、库缎和妆花四大类,前三类已可用现代机器生产,惟妆花的“挖花盘织”“逐花异色”至今仍只能用手工完成。妆花手艺即是要在织好的锦上勾花,可用一个最形象的词来形容——锦上添花。周双喜将这门手艺练到了极致。美丽的名字背后是辛勤的汗水。这项工艺需要用传统大花楼木织机纯手工制作,劳动强度大且工艺要求高。上了年纪的老师傅曾总结出了“一抡、二撇、三抄、四会、五提、六捧、七拽、八掏、九撇”的复杂口诀教授徒弟。“古时候常讲‘寸锦寸金’,直到现在,我一天也只能制作出几厘米的妆花,工艺的要求很高,用料也极讲究,金钱、彩线、孔雀羽毛线都是很昂贵精细的原材料,制作时容不得一点儿马虎。”周双喜说。

除了一手好手艺,周双喜几十年来还一直为古代丝织文物的复制研究工作奉献心血。1986年,南



京云锦研究所成为国家文物局古代丝绸文物复制研究试验基地,周双喜成为复制工作团队中的骨干。“丝织品是最难保存的文物,每次在地宫里看到精美的丝绸变成一堆灰,我心里就万分心疼,这些东西要赶快复制和展示出来,因为一针一线都是国家文化的记忆。”20多年来,周双喜和他的同事们已为国家研究复制了一大批国内外古丝绸文物,上自战国,下至明清,无不精湛绝伦、令人惊叹。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丝织新品种不断涌现,市场对云锦的需求量减少,加之云锦的学艺周期长、劳动强度大,年轻人多不愿从事此项工作,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已濒临失传。对此周双喜很是忧虑,他说40年来带出来的“工匠”不计其数,但真正能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的“徒弟”只有一人,周双喜目前最希望的是国家能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学徒一些政策扶持,“毕竟孩子们要吃饭要生活,如果能在荣誉、待遇等方面给他们一些倾斜,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老手工艺感兴趣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

李兴昌

坚持传统手工制茶方法

本报记者 李珊珊

“香陈九畹芳兰气,品尽千年普洱茶情。”普洱茶美,其制作工艺更是一种文化。普洱茶制作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薪传奖”获得者李兴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普洱茶制作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他近十年的他至今仍守着母亲留下的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境内的困鹿山万亩古茶园,不借助任何机器,固执地依照古法做着他的普洱茶。

李兴昌茶园里的茶树几乎全是古茶树,树龄几百年以上的很多。守护这方茶园不是易事,何况李兴昌还要求生态种植。他说:“茶树的生长对环境的要求很特殊,对日照时间、土壤条件等都有较高的要求。”李兴昌认为,只有原料好,制出的普洱茶才会好,所以从选种到制茶的每个环节,他的要求都十分严格。

对于前些年一些人对普洱茶采取掠夺性采摘的做法,李兴昌非常不满,在他眼中,每一株茶树都是宝贝,不该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平衡,“新芽一长出来就全摘掉,这样不利于后期生长,‘采留结合’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采茶古训,不能为了钱忘了本。”幸运的是当地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三年前将原来的“密植高产茶园”改建为“生态茶园”,这令李兴昌备感欣慰。

制作普洱茶,李兴昌始终提倡传统手工方法。“就拿杀青这个环节来说,要求蒸发掉水分,去除青草味后再炒制,这样才有利于揉捻成形。对于火候的要求也应十分精确,要依据锅里茶叶量和老嫩程度决定翻炒的快慢和抛撒的高度,这是机器无法取代的。市场上现在常见一些滚筒式杀



青机,用它们制作绿茶还能应付,但用来做普洱茶肯定不行。”李兴昌介绍说,用传统手工方法做出来的茶饼松紧度适中,而用机器压制出来的茶饼则会太紧不透气,发酵时很容易里外不均匀。

被评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后,李兴昌感到身上担负了更多的责任。他经常参加在全国各地举办的非遗展示活动,向观众传播普洱茶的制作技艺,为此他不得不从家乡把百多斤的家什带上火车、飞机,认真地向观众演示制作工艺。另外,他还在家乡创办了普洱茶制作传习所。今年9月,李兴昌还要在自己的家乡——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高级职业中学担任制茶专业的讲师,向40位青年学生手把手传授普洱茶制作工艺。“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学习这门技艺,来多少学生我都愿意教。”李兴昌说。